



京剧、收徒弟——可是南国到底没有多少人听京戏，跟着于师傅学戏的也都是一批穷徒弟，细小的身躯每天倒立拿大顶，一拿一个小时，可是仍然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。

到最后连师傅都被逼接受现实——唱戏没有出路，出路只有电影。

香港油麻地的北海街，这里后来成了龙虎武师的始发站——每天十数辆巴士停在这里，将一车又一车的武师送往清水湾邵氏电影片场。于师傅带出来的元家班弟子也混迹在从北海街到邵氏的旅途中：元龙（洪金宝）、元楼（成龙）、元庆（袁和平）、元祥（袁祥仁）、元彪、元奎、元华……还有女弟子元秋。

说到元华和元秋，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们人到中年后在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里演的包租公包租婆，可谁又能想到，包租公年轻的时候是个“筋斗王”，连翻十几个筋斗不带喘气的；包租婆每天要演三个替身，人赐外号“影后”——只拍她后背。

那是龙虎武师的好年代，捞完武行捞替身，天天有工开，在平均月收入百元的年代，龙虎武师们的收入高达两三千，一个月买车一年买楼。唯独元龙洪金宝略惨一点，因为胖，他做替身的机会不多，要等沈殿霞开工才有得捞。

《东邪西毒》的武术指导董玮说：龙虎武师，其实是“动作演员”，因为不光要会做动作，还得要演戏。龙虎武师不怕受伤，怕的是对着镜头不知讲什么——好的武师必须一心多用——走位要准，得晓得镜头在哪里，走错了悄悄走回来；时间

要准，见招拆招不能让主角等；要是演受伤，还得及时把藏起来的血包刺破，当真不简单。

《一代宗师》里说：功夫，就是一横一竖。主角要竖着，武师就得横下。众所周知李小龙上阵必有数声“阿打”，其实也是在给过招的武师发信号，踩着点，过招拆招，对打的双方就像在共舞，你进一步，我退一步，从肢体交缠，到一横一竖。与李小龙合作过的武师陈会毅说，李小龙是很关心武师的，“我们可是被他打的人呐”。时隔多年，他依然深情追忆李小龙生吞牛肉混鸡蛋的场面，“很有 power 的”。

1973年，正在拍摄《死亡游戏》的李小龙猝然逝世。收到消息的龙虎武师们根本不信，以为只不过是电影公司的宣传策略。巨星之死，犹如鲸吞，足以令龙虎武师这一行沉寂多年——其后的几年，功夫片产量锐减，没工开的武师们改行开黑车、给酒店搬运清洁布草，甚至不得不靠卖血艰难度日。

直到刘师傅和洪师傅现身江湖，功夫片才又复苏。刘师傅刘家良，出身洪拳武术世家，追求真刀真枪。洪师傅洪金宝，妙在变化多端，绝对是个灵活的胖子，他要求之高也是出了名的——武师一听是洪师傅要人，都摇摇手说没空，实在是怕了他。

一般武师不肯做，只有同班师弟硬上——包租公元华一连几个筋斗后空翻砸在玻璃茶几上——没错，就是港剧中常见的脆脑壳见阎王必备道具玻璃茶几，不论男主角还是女主角常常因此误杀情人。包租公即便身手了得，这么一摔也当场昏迷。还有一位师弟元武，是洪

师傅出了名的敢死队。《省港旗兵》里一场戏，从三四楼直接掉下来摔到溜冰场冷硬的冰面上，堪称谁做谁死。但是因为片子是洪家班投资的，元武为师哥那是真的卖命——跳下来，背着地，又是一个当场昏迷。

再就业的机会得来不易，兄弟们都特别讲义气。比如“高手中的高手”钱嘉乐，什么动作难就让他做什么动作——从半山跳到行驶的卡车上，从七层楼高直接往下跳，从三楼窜过遮阳棚直接掉到车轱辘底下……钱嘉乐说，没受过伤的时候什么动作都敢做。但是做龙虎武师，哪有不受伤的？

还有林正英，那么有名的僵尸道长，随便往脸上贴个一字眉都能有百万片酬入账的明星，为了兄弟义气，也上阵演那个“横”过来的配角。

在那个没有绿幕和CG的年代，龙虎武师能拿出去和别人拼的，就只有自己的命。四大班都暗暗较着劲——刘家良的刘家班，袁和平的袁家班，洪金宝的洪家班，成龙的成家班，据说是只要有五成的把握就会去尝试危险动作，每天都像在打仗。观众只看到电影里成功的、幸存的龙虎武师，却看不到场外重伤的、残疾的、瘫痪的甚至牺牲的。“唔得都要得。”一场戏拍完，导演第一声喊咔，第二声就要喊救人。

《一代宗师》里说，人活在世上，有的人活成了面子，有的人活成了里子。但无论面子还是里子，都渗透着这“狮子山精神”，都有江湖儿女，敢爱敢恨，义薄云天。

■